

# 教师们的文字

教师节将至,这一期,我们特意挑选了一些来自第二届浙江省教师征文大赛的获奖作品。教师,不仅传授知识,培育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也有着极为优秀的文笔。事实上,不少著名作家,也曾经是教师,甚至一直是教师。或许,教师的身份,给他们提供了格外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版面所限,这里刊登的文章都是节选。

## 她叫张香月

楼静霞 磐安县文溪小学

鼓起来。

后来,爷爷再也不带我和奶奶去干农活了。

奶奶不会干农活,她给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手工做一些祈福用的金元宝和盛放金元宝的纸质物件。我很难在现代汉语里找到一个词语给这些物件命名,在方言里,奶奶叫它“dai”。它可以是单层的,也可以是多层的,用一个废旧的纸板箱或者是食品盒子打好一个口大底小的梯形模样的造型,外立面一律要贴一层金黄色的纸,覆盖掉纸箱原来的颜色。进行简单的构造和重装以后,它就可以变成单层的或者跃层的盛放金元宝的容器。这当然不难,谁都能做。而奶奶在这个赛道里做到一枝独秀的原因在于那些繁杂美妙的装饰。奶奶在每一块纸板边缘都贴上了装饰的花边,每个外立面也都有精美的剪纸,奶奶还很擅长把一个很寻常的零食纸盒剪裁成一件天衣无缝的装饰,粘贴在合适的地方,因此她做的东西就变得独一无二。而这个盛放金元宝、银元宝的容器现在就不只是一个容器了,是一件带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气息的手工艺品。

……

那几年的冬天,除了冰冷的脚,黝黑的皮肤,修剪不及时的头发,我恐怕还有满头的虱子,用密梳一梳,虱子掉在报纸上,还活蹦乱跳的。我那时已经七十几岁的奶奶,能接照顾最小的孙女的重担已经不容易,她对如何照顾一个生于90年代的小孩恐怕缺乏经验,也或许,她就是个面目慈祥却行事毛躁的老太太。

她总是一脸疼惜地看着我,不是因为我满头的虱子和冰冷的脚,而是因为我看起来脸色暗黄、身体精瘦,脖子跟鹅的脖子很像,长长地、突兀地插在我窄窄的肩膀上。

奶奶说:“你怎么像一粒米也没留在肚子里过夜啊。”

所以在饮食上,奶奶很尽力地照顾我。家里小孩多的时候,她要把不多的新鲜瘦肉挑出来给我吃。姐姐们质问奶奶怎么可以明目张胆地偏心,奶奶很坚定:“你们什么都会吃,娅很多东西都不吃的,我给她挑一点,她才好吃点饭下去。”

其实奶奶烧饭是好吃的。我记得她炒年糕总是要放很多很多的青菜,用猪油爆香。农村自种的青菜是很嫩的,哪怕是已经带上了一点黄黄的菜花,依然是嫩到口感发甜。

我在灶台旁边看她炒年糕经常要看得很生气,因为她切得太节制了,也不肯把一条年糕好好切完,还要切一半然后扔一半到那个有些发臭的浸泡年糕的桶里。我看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能吃下很多,但真到了吃的时候,我的胃口又变得很小。而到了下一次看她炒年糕,我还是会重新生气一遍。至于说我的挑食,可能是因为在楼梯边挂着的那个跳动着触目惊心小虫子的腊肉切块。奶奶每次炒菜都是小小切一点,把虫子洗一下,继续挂回去。

在农村,老人们认为没有什么是一勺热汤洗不干净的。

没有吃饱饭的话,其实我也并不会饿着,我知道奶奶把所有零食都贮藏在床尾的一个

黑色的长方形大柜子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那里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我和家里的小老鼠一样,只要有那个地方存在,我早晚是会去到那里的。

那个柜子不是那种侧开的,而是上下开的。我得先爬到一条矮凳上,用上不少力才可以掀起盖子,因为柜门本身不轻,再加上有时候那上面还要堆一些衣物和被子。掀开柜子以后我得把脑袋探进去,用脑袋的力量把柜门顶住,与此同时把手伸到柜子里进行“盲探”,柜子又深又黑,我通过触摸可以感受到大概的食物品种,随机取几样出来,不紧不慢地走到房门外不带栏杆的那种晒谷子的阳台上,慢慢地吃。从来没有人发现。

我也相信,奶奶对我是有偏爱的。她几次眼含泪花地伸出最末尾的那三个手指头,剩下的大拇指和食指就只能绕成一个小圈来凸显那三个苍老的手指。慢悠悠地跟我说:“你啊,你那时候才3岁,你就晓得跟你妈妈说,你想奶奶了,你要回去看奶奶……”说完这句话,她的眼圈还是红红的,但没有再跟我四目相对,而是看向房子的某个角落,我能感觉到她的情绪也往那个角落延伸过去。

这个感性的老人,经常流泪,也经常为我流泪。

父母从我小时候就感情不睦,我经常在半夜摔盘子的震颤中醒来。她跟我说:“你的命是苦的。”一说呢,她又自顾自地抹起了眼泪。也许我无数次地向外渴求理解和共情,但我得到最深刻最彻底的共情来自这个和我相差七十几岁的老人。

# 在麦理浩径,我看到了那片海

马欣怡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

九月,一位在港多年的姐姐约我一齐去行麦理浩径。说起麦理浩径,它是世界知名的行山径,深受港人喜爱。此次行山恰逢修建四十三周年之际,这偶然又巧合的时间像是隐隐代表着什么。

正午,我们从西贡巴士站出发,抵达了麦理浩径第二段的起点北潭凹,开始了这场“甜美的苦役”。虽已过立秋,气温却很固执,迟迟不肯挪步。但庆幸的是,在这段刚刚开始的行山中,宽厚繁密的枝丫绿叶痛快地为我撑起了一把伞,滤去了四五分灼热。

这条被千人万人相踩踏过的小径像极了钝着的山留下的口涎,一点一点地将群山连成一条曲线。最初,小径格外照顾我,这种“散步式”的行山持续了近半小时。同行的姐姐在前面负责带路,我只需闷头跟着,听自己的呼吸,指挥自己的步伐。

……

时间被拉得很长,像是过了一个世纪。这时,我忽而觉得眼前一片开阔,原来,我们已经达到了顶峰。登顶以后,看着山顶的标志,我没有如期的喜悦,反而有种迷茫,这就登顶了吗?在拍了张照片后,我们继续下撤。原本以为等待我的又是漫长的山脊,直到,直到,我看到了那片海。

“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前面的咸田湾!”姐姐指着前面,兴奋地喊着。

走进,继续走进,兴奋迅速爬上了我的双颊。这是一片奶白的沙滩,浑身散发着太阳的气息。在通向沙滩腹地时,出现了一条独木桥。这座桥结构简单,仅用几块木板组合而成。桥下有一条流出海的小溪流,不偏不倚地切割了沙滩的前后。为了方便游人通行,故当地居民特此在溪流之上修建此桥。当我踏上桥时,木桥有些摆动,每走一步,桥身就晃动一次,身体也随之摆动。在顺利通过木桥后,咸田湾的风光才真正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面对碧海蓝天,我只能用“美”这个字来概括。我脱下鞋,让光溜溜的双脚挣脱鞋子的束缚,去感受柔软沙粒的爱抚。软绵绵的沙还裹挟着太阳的炙热,这种,与沙粒、与大地无距离的亲密,让我有一种自由而真实的感觉。远处,有一群孩子在追逐、奔跑,他们脚下扬起的沙子也似在奔跑。低下头,偶见几只小蟹,他们青色的外壳像是武士手中的盾牌,保卫着这片世代相传的家园。沙滩上的每一个印痕,都记录着一份生命的重量。

我从沙滩扑向大海,像一个裸体的孩童扑向母亲的怀抱。大海是如此神秘、细腻。海风吹拂着我的发丝、脸颊,身体的每一处细胞;海族簇拥着我的双脚,那漫过足踝的海水就像冰凉的绸缎,清凉的感觉如触电般,给收缩的身体注入了生命原浆;海浪一阵一阵地翻滚,在阳光下闪烁着琉璃瓦的光泽。远处,数叶白帆轻悠悠地浮动着。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我与这片海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

我看着天与地的相接,看着云与浪的交集,看着远方的太阳一点一点下沉,我的心慢慢静定。夕阳逐渐染红了天际,蔷薇色的霞光四处溢开。此刻,海是一片的酒色。我慌忙拿出相机,想要拍下这短暂的美丽。人们在与美邂逅的一瞬间,总是想要抓住它,想要占为己有。我每按下一次快门,都是一场与时间的抗争。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份美好的影像注脚。或许,我注定要爬这座山,注定要看到这片海。

时间悄然而逝,一转眼,夜幕已低垂,我们从沙滩上尽兴而返。下山的路多是弯曲的小径,很少有直线,这更考验我们的耐心。“上山容易下山难”,虽然我而言,上山也不易。下山时,我更加专注,生怕不留神而踩空。为了抑制身体的惯性,我曲着腿,双脚承受着加倍的压力。

然而这时,我们遇到了一场意外的纠纷。在狭窄的小径中,有两只公牛恰好挡住了步道。眼前的“土匪”,似是在这等候多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有个细细的声音,“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于我而言,生平第一次见到“活”的公牛,说不怕是假的,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不敢乱动,生怕它们攻击。就这样,人与牛,大眼瞪小眼,不知道过了多久。

“它们是想赖在这儿,不走了吗?”我心里犯起了嘀咕。我和姐姐无奈地地面面相觑,也不敢有大大动作,怕惊扰了它们。

眼看天越来越黑,再不抓紧下山,就要错过最后一趟码头的船。这时,姐姐接连发出一连串“哞哞——”的牛叫,试图把它们引出步道。然而,对待“同类”的呼唤,它们仍是无动于衷,像是打定主意,赖着不走了。

“真是赖皮。”姐姐轻声凑到耳边说道,“这两头牛太任性了,我们再不抓紧下山,就真得睡在山里了。到时,可别成了野猪的盘中餐。”

“我扔一块石头试一试。”我壮着胆,拾起一块碎石。“砰——”这声微弱的声响,终于,打破了人与牛的僵局。

两只公牛朝着石子落地之处挪了挪。趁它们扭头不注意之际,我们从步道小缝中仓皇溜走,像是做贼心虚似的。

然而,紧赶慢赶,当我们到达乘船点时,商家无奈告知最后一趟船已开走,我们只得继续行径。愈走进丛林深处,灯光与我们愈远,直到最后彻底告别。

夜里的山林,毫无动静,远处时而不时响起摩擦声,像是有人在草坪上疯狂滚动,让我心惊肉跳,我脚下的步履不敢停,因为没人知道这山中隐藏着何种危险,只有下山了,我们才是彻底安全。黑夜中的时间似是被按了暂停键。我忍不住问姐姐,“到底还要多久?”

姐姐说:“没多久了,再走三刻钟。”

不知又过了多久,拖着愈发沉重的身体,在一个大的转角后,一大片光亮赫然映入我们眼帘,那光亮像是黑色绒布上镶嵌的颗颗水钻。

“姐姐,我们看到城市了!我们看到城市了!人类社会在对我们招手!”我惊喜不已,不停地重复着。此刻,我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紧绷的身体慢慢松弛下来,浑身的筋肉也逐渐放松。虽然还没到达山下点,但那片城市的灯火如北斗星一般,引导着我们前行。终于,在七小时行山后,我们抵达了山脚下。

驱车返回西贡时,已是晚上十点。我们吃了顿海鲜大餐后心满意足地回家。

这次行山,惠我良多。这是一种灵魂深处最为简单的快乐。我与这座山,这片海同在一个时空里呼吸,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从白天到黑夜,我们用双脚丈量了最美的麦理浩径。

## 艺境



© 视觉中国

## 淡水青螺

梁天许 浙江省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来的?此话纯属多余,哪个卖螺蛳的人会说自己在污染的水里摸来的呢?

山上的柴月花红了又绿,绿了又红。丫杈丘水库的青螺不断繁殖,不断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佳肴。

有人承包了丫杈丘水库,养上了鱼,水还是绿莹莹的,也不影响灌溉。高山水库生长的鱼,吸引了不少钓鱼客。一边钓鱼,一边呼吸新鲜空气,这种休闲方式深受欢迎。钓鱼者只关注鱼肉的鲜美,从来不把青螺放在眼里,承包者不是本地人,他对青螺没有兴趣。水库里的青螺还是留给了村里人,留给了从小就在丫杈丘山田里摸田螺的人。

看到高山水库养鱼效益不错,有人就在水库上方的山坡上建了一个养猪场,废水直接排入了水库。

鱼养不成了。

富营养化带来水体变化的剧本开始上演。水库边缘的水草出奇的绿,长得密不透风,水中的藻类植物开始疯狂繁殖,不久就遮盖了水面。蓝天的倒影消失了,白云的倒影也不见了。

没人敢下水摸青螺了,水里还有没有青螺呢?

离丫杈丘最近的那几丘梯田,从水库流下的水肥力十足,这些水稻不用施肥就长得如同青葱。可是到了秋天,水稻还是绿着,任凭秋风怎么催促,就是不肯变黄,稻穗上也是秕谷居多。对于庄稼来说,营养过多绝不是好事。

……

养猪场终归是消亡了。

有人在水库里投放了一些龙虾。第二年五六月间,钓龙虾者一天竟能钓上几十斤,让人不敢想象。在几次“竭泽而渔”之后,龙虾逐渐绝种了。

水里的青螺又开始成了主角。后来,山村的居住者连年往外流,一些偏远的田地重新变成了山林,留守的村民开始在梯田里种植水稻、油菜和花生等经济作物,水库渐渐失去了灌溉的功能,无人管理的避水坝被冲开了一道豁口,成了一口荒塘。

荒芜的气息,在清浅的塘水里滋生,蔓延至塘边的荒草,山坡上的密林。下水摸青螺的人少了,物质的丰裕让人们不再热衷于过

## 巴尔扎克之东

成旭梅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冬季潮湿的一天。

踩着雨水蹦跳,巴尔扎克矮小肥胖的身躯挤上了巴士。“巴士就是现代马车”,巴尔扎克说,“但是更快;当然,我不喜欢太快,这样的时间节奏挺好,刚好够看到窗外的古典法兰西小楼们,打个200年的招呼。”

古城Cognac,渐近。冬天的枝干傲然挺立于小雨中,古老的建筑因年代久远,在米白的墙面刻出一道深一道浅的纹路,这是时间真实的印迹。

棕色的大门散开,众多储存酒的橡木桶木桶聚拢堆叠成一个壮观的练兵场,看着并无特别。但我懂得巴尔扎克固执的牵引:“年轻人几乎都是按照表面上的规则行事,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年轻,所以如醉似狂地追求欢乐。”(《高老头》)。是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它时间里深蕴的道理。橡木桶的时间是这样构成的:橡木必须从法国西南部采集。酒在储存中通过桶的细孔呼吸,使酒染上桶的颜色,桶的香气。酒最少要在橡木桶里储存三年,高档次有存上百年的。桶用得越久越好,用久了的桶才能酿成酒的品质。每个桶都有它的保护部分,由毛栗子外壳制成,保证其良好的伸缩性。……呵,一个多么复杂艰难又多么美好的橡木桶,那该有一个身着围裙头戴洋帽的美丽女子站在橡木桶前吧,优雅地打开用麻布制成的塞口,古老醇香伴着迷人的法国之醉汩汩涌出……而事实上,一个空桶就有50公斤,因此没有女性酿酒师。一个不是太大的桶竟需要七八百欧元!——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爆炒螺蛳成了一道雅俗共赏的小菜,究其原因,无非是价廉物美。玲珑剔透的螺蛳,配上大葱、生姜、大蒜、辣椒、食用油、盐、料酒、生抽、白糖、味精等调料,可谓色、香、味俱全,加上一大口冰镇的啤酒,味蕾、肠胃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有了一大盘螺蛳,三五好友便可侃上几个时辰,这种效果是其他菜肴无法达到的。

做菜之前要先将一个螺蛳的尾部剪去,还得讲究点技巧,剪少了,气流通不过,吸不出肉;剪多了,压力不够同样吸不出。剪螺蛳就像数佛珠一样,很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乐此不疲。

不知哪年开始,丫杈丘水库里多了螺蛳,壳比山坑里的稍薄,但肉更肥,爆炒后特别鲜甜。

几年后,爆炒螺蛳的热度减退,这与淡水螺的生长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青螺生活在淤泥里,砂石间,扮演着水底清洁工的角色,它们的体内和粗糙的外壳多寄生虫是不可避免的。这还是其次,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水体被污染,青螺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人们买螺蛳吃螺蛳时总是要加上一句:你的螺蛳是哪里